01 时代的高潮给了谁？(美好时代的挽歌)

文/ Brutalesp   
  
**十年前的诱导社**是一把刀子，粗暴而锋利，稳准狠的插在了那场名为“北京新声”的独立音乐革命的旗帜上。**十年后的诱导社依然性感但已不再是街边的呕吐青年，刀锋的光芒被精心隐藏在颂歌状的表层下，就像一场阴谋有备而来。**   
  
自2002年发行专辑《我想你会在我的怀抱中说声你爱我》之后，这支曾被打上“中国红辣椒”标签的地下乐队并没有按照唱片公司设想的那样按照摇滚明星的路线发展，处于巅峰时期的他们甚至在接下来的几年出人意料地消失在舞台上。等到诱导社灵魂人物雷霖携新乐队“五脊六兽”再度归来的时候，已是五年之后。然而五脊六兽只是诱导社复出的短暂预热，2010年11月全新阵容的诱导社独立发行专辑《美好时代》，借以证明乐队并没有被时代的步伐拉远。新专辑在音乐元素的运用上可圈可点，相比之前几张专辑强烈的lo-fi Funk风格，《美好时代》所收录的十首歌曲呈现出乐队开放式的创作心态。 更加多元化的配器如手风琴；对于人声和吉他音色的细致处理；以及说唱、R&B甚至合成器音色的加入使得我们已经很难把诱导社归为某一特定风格的乐队。将整张专辑有机贯穿到一起的除去录音室后期工程的规整外还有他们的文本视角。 《美好时代》同上一张专辑一样，唱片内没有收录完整版中文歌词。在华语独立音乐领域内，诱导社的歌词水准一直为专业人士所称道。新专辑歌词基本延续了从早期即传递出的对社会现象的强烈态度，但在表达方式上更为隐晦。诱导社之前的著名乐队如苍蝇、木推瓜，当然还有更早的舌头、NO等乐队均具备着对所处时代的反思和自我批判意识；而北京新声及随后涌现的一批偏好英文歌词的乐队则体现出符合时代审美的娱乐气质，甚至更为放松。某种意义来说诱导社正是中国摇滚音乐发展的一道分水岭。   
  
专辑第一首《光明街》的BASS击钩前奏和吉他失真一脉相承了早期作品如《见红》的特有危险气氛，但一声口哨后伴随着顺畅旋律的全新诱导社逐步浮现。 对于写过卡通节目《小神龙俱乐部》主题曲的雷霖来说（这一经历时至今日也鲜为人知），创作上口旋律并非难事。专辑同名歌曲《美好时代》从冷静的旁观者视角出发，对这个物质发达但信仰扭曲的时代进行了一次貌合神离的“歌颂”。高潮段落雷霖使用了煽动性的呐喊唱腔，同时年轻的吉他手大鹏贡献的精彩Solo也是亮点之一，自这首歌开始，随后的专辑录音十分干净，完全摆脱了lo-fi的印记。《城市之光》是本专辑中最早开始创作的歌曲，动机要追溯到2003年，在那年发行的诱导社纪录片《结束等于开始》中作为背景音乐出现的一段旋律是这首歌的前身。 2009年的一天清晨，刚点上一支烟的雷霖在一束突如其来的阳光照耀下灵感迸发，一气呵成。编曲和之前发行的EP内版本略有不同，增强了BASS line的groove,同时减少合成器音色，使最终版更具备现场感。这也是专辑内雷霖在唱腔上变化最为明显的一首，速度接近说唱音乐的R&B令这首歌曲披上了一层时尚外衣，甚至有人自称从中听出了周杰伦的味道。相比前几首，《城市之光》弱化了愤怒焦虑的情绪，用浪漫感伤的手笔抒发出青年对有关记忆的无奈，有关都市生活的麻木。这股情绪蔓延到下一首《也许》，诱导社的女歌手李媛更为人知的身份是演员，此次在《也许》中献声。 《新疆村》中雷霖回到少年时代的街头，北京近二十年来的剧变令人措手不及，尾歌部分的提问就像当年何勇在《钟鼓楼》中的呐喊一样，谁也无法解答。吉他弹唱为主的《阿姆斯特丹》是乐队新作中传唱率最高的一曲，对于从未去过欧洲的雷霖来说，彼岸的城市既是自由的象征也是对未来生活的愿景。   
  
诱导社之所以蛰伏多年与乐队阵容的不稳定有很大关系，目前的阵容堪称众多组合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吉他手大鹏出身自演出经纪人世家自小对摇滚音乐耳濡目染，年龄不到20岁的他拥有超过15年的乐龄；技术出色的贝司手小飞来自方科的ZEN乐队；职业为演出策划人的鼓手老黄与大鹏、小飞乐手一样原先是诱导社乐队的歌迷，机缘巧合后成为乐队的一分子。此次随专辑制作的海报形象照来自著名人像摄影师高远，专辑封面则由设计首张专辑《214天和3个呕吐青年》的薛为再度操刀，均寓意重重、遐想翩翩、回味悠长。   
  
音乐不仅仅是可以化为“音符，节拍，文本”的原始艺术，就实体而言音乐可以包罗其他艺术的外部形式，信息时代的世界越来越扁平，敏感的创作人用音乐传递着对时代的警惕与告诫，这张专辑是**愤怒与忧伤并存的挽歌**，诱导社也在坚定着做着**这个时代的一道伤痕**。过了而立之年的雷霖不再是少年郎，在卖过摇滚烧烤、上过班、也结了婚之后，在新专辑首发现场再次竖起鸡冠头。无论他是在舞台上看到“儿时丢掉的心愿”，还是在镜里望着自己“走远的脚步”，故事依然继续但那些青年的身影已经模糊。相信不用多日，新专辑中的一些歌曲会如同当年《白色中的玩偶》一样，在无以慰藉的灵魂之间不断传唱。

02 你才无聊呢！——评诱导社《二百一十四天和三个呕吐少年》

颜峻

在一个操蛋的社会，新青年应该怎样严肃，才能够既抵抗现实主义的迫害，又抒发脆弱肉体的情怀？诱导社就是那个正在出名的北京乐队，拥有一位笑容可掬的主唱——他在第三期《摩登天空》封面上的鸡冠头是那么富于美学精神——有谣传说这是又一队朋克，也有人以为年轻人流行着迷幻，但最终摇滚的责任让大家吃惊了，“慢慢的他会变成一种态度，悲剧生活越来越严重。”在迷迷糊糊的主唱用俚语分解生活时，悲剧生活就从青春期蔓延到了社会的其它地方，这个说脏话的人，就干净了。

说脏话是容易的，但当它不是什么态度，而是习惯的时候，你才会相信说话的人。我认为诱导社是最诚实的，他们甚至承认了内心的苦闷，甚至成年人世界短缺的责任感。“我无法从你丫挺的嘴里看出人民的希望”，如果不是“NO”乐队的祖咒率先使用了扭曲的爱情，人们怎能理解摇滚战士的真诚？他们还以为摇滚乐除了人生哲理和“我好苦闷”之外，就没有人民的希望了呢。如果拿《被掩盖的》、《拯救人民》和“NO”相比，可以看出忧患；如果听《初夜》，则走失的主人又像幽灵一样游荡，自卑地唱起迷茫；如果提及“苍蝇”的肮脏阴谋，那么诱导社就更加无力无视社会的污染。在同龄的愤怒青年咆哮的时候，诱导社却看穿了，连愤怒都被迫生锈，以无聊的姿态向肮脏的地方泼去污水，大盆的。他们说：“刀子开始是直的，但慢慢的弯了，而后它又跪下，刀子开始祈祷，刀子生锈了。”

20岁的人，也可以明白刀子的有限，也可以把怒火变成晦涩的寓言。这说明社会还是有希望的。在这张自制小样（500张地下发行）的B面，5首慢歌用卡夫卡式的荒诞、威廉•巴勒斯式的幻境和Red House Painter式的低调，征服了另类的心。《初夜》是孤独的，在性方面分明早慧；《支离》是深沉的，有最年轻的健康和因此遭受的打击；《球形电视》的确有《裸体午餐》的迷离，颤颤巍巍的电声在结束前悄悄地噪着，没人闹，连痛苦都是晦暗的。《失陷》的吱吱喳喳，隐藏在镲片的低吟和人声的忧郁中；《没了》当然不会再脏，但就是用雷霖的脏口唱出，也纯真地感伤，追上了Low和校园民谣那样的正派人。尽管诱导社的慢歌像是在重复，但还是有5种不同的暗箭，不用什么技术就拿下了北京乐队的牛耳。

以暴躁和热闹出名的诱导社，当然需要展示他们漫长的B面，而A面来自Red Hot chili Pepper和Primus的影响，则良好地从贝司和整齐的节奏中出现。《拯救人民》的每一句“我操你丫的”都用热烈的噼里啪啦引导，“官僚主义分子在这城市中央飞翔……”最后又在四三拍的冷淡中闭了嘴。《白色中的玩偶》的美妙在于，那种被称之为慢摇滚的东西运载着三个呕吐少年的恶心，当噪音泛滥，他们会惨叫：“我的高潮给了谁？”你以为简单和重复没有力量吗，就让诱导社指出人生的阴暗面吧。《我还健在》和《向上飞的五角星》同样朝着技术前进，前者的贝司乱得有理，后者的吉他切分出崔健，贝司却偏离出“子曰”，放肆的现实讽喻结果了中国摇滚欲说还休的恶习。以前，我只知道贝司沉重的乐队一般都很幽默，现在是诱导社说明了幽默的源头——无非是太聪明，知道对手的恶毒与强大——《被掩盖的》和《初夜》一样离开了性的诱惑，也离开了成功人士的其它许诺，它的低音浑浊，但鼓击热辣，它的态度犹豫，但声音却特立独行。《下坠》也有崔健的歌迷所欢迎的开头，不过又古怪地滑向了吉他的分裂、贝司的貌合神离，对怀春女子的告诫像赞美一样充满激情。

其实诱导社未必就是青春期听众的良药。他们还是太慢，长期不怀好意的思考导致了音乐的微妙，在小样的中途，《齐活》把金武林的迷幻引入了战场，《见红》那样轰轰烈烈的杂耍没有了，三个新青年骂自己是傻瓜，因为他们成年了。谁教育你，说诱导社像流氓一样无聊，音乐沉闷得不见阳光，那你就告诉丫挺的——你以为什么是健康？和20岁的身心相比，你才无聊呢！

（写于1999年）